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杨柳清风

【全译插图本】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罗良功 刘东霞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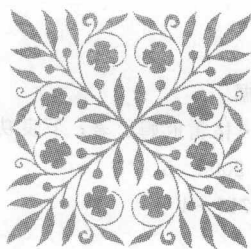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梧桐清風

丁巳仲夏
吳昌碩書

丁巳仲夏
吳昌碩書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Wind in the Willow

杨柳清风

Kenneth Grahame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罗良功 刘东霞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柳清风/(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罗良功,刘东霞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54-3717-4

I. 杨… II. ①肯…②罗…③刘…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915号

责任编辑:刘青

责任校对:龚梅芳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875

版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7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1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

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1859—1932）的小说《杨柳清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自从1908年问世以来，经过整整一个世纪时间长河的冲刷洗礼，已经成为一部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滋养了J·K·罗琳等众多英国作家，催生了哈里·波特等新的经典作品，而且走出国门，深入世界人民的心灵，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爱不释手并极力向美国书商举荐，让周作人等中国作家在30年代就为之兴奋而欣然翻译成中文。它不仅以众多不同文字的印刷版本向世人呈现着亲切自然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画卷，而且被搬上戏剧舞台、荧屏和银幕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激情、历险、友谊、家园的恒久魅力。这部小说自从1929年被小熊维尼之父A·A·米尔恩改编为剧本并且成功上演以来，先后七次被改编成舞台剧在欧美上演，先后七次以动画片、音乐剧、真人版电影的形式在欧美和澳大利亚搬上荧屏和银幕。正是凭借它的持久魅力和深远影响，《杨柳清风》被权威杂志《卫报》评为“一个世纪以来改变人们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名作，被英国广播公司（BBC）评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21部“大阅读”上榜小说之一，被英国书店行业巨臂“水磨石”誉为“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一百本书之一！”

《杨柳清风》是一部以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描写英格兰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散文作品，文笔细腻典雅，对大自然的描写丰富流畅，而且故事曲折有趣，富含哲理，被誉为英国散文作品的典范。小说塑造了一群生动的动物形象：行事鲁莽但天性善良的蟾蜍、踏实而又不乏诗趣的河鼠、忠诚而又天真的鼩鼠、性情执拗而又富有慈父般爱心的老獾，等等。这些鲜活的形象各自保留着动物特有的习性，但动物的性格、思想、行为已经人格化、社会化了，作者关注的重心已经超越了动物生活和动物心灵而投向了人类的生活和心灵世界。因而，读者从中可以获得关于人类生活经验和价值的体认。

《杨柳清风》常常被认为是一部通过朋友们帮助蟾蜍改正缺点来演绎友情的故事，也往往被说成是“一只蟾蜍历险的故事”。这的确是这部作品引人入胜的地方，但是这部作品蕴含着更高层次的思想内涵；将历险、友情、神秘、道德等要素融合一体，才是它的持久魅力之源。如果仅仅从历险、友情出发来阅读这部作品，有些章节就会被认为多余，如有人认为小说的第九章“天下旅行者”给人感觉属于旁逸斜出的冗言赘语。事实上，这类观点忽视了作品中的一些关键词，如第五章标题“美妙家园”、第十二章标题“尤利西斯归来”等。这些标题连同作品中更多类似的词语和主要情节一起指向了一个重要主题，即“家园”。特别是第十二章的标题在整个作品叙述中尤为重要，借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出征和回家的典故，点明了整个故事的主线，即迷失家园和重返家园。综观整部作品，这一主线展示的蟾蜍历险实际上是蟾蜍重新认识和寻找家园的成长过程，体现了强烈的家园意识，这种家园意识通过表现鼩鼠、河鼠等的成长经历的副线得到了加强。在这一意义上，第九章“人皆走天下”在强化作者的写作意图方面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如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多余冗赘。在这一章中，海鼠在体验内陆农庄生活之后幡然醒悟，终于决定重返南方大海、回到属于自己的航海生活；河鼠受海鼠所描述的航海

生活感染而决定远游南方的海洋，但最终因鼯鼠的阻拦而留在家园。这些情节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家园意识，在结构和思想方面的意义不容忽视。可以说，家园意识是这部小说的最高意境。作品通过复线叙述手法描绘了一个关于家园的乌托邦理想。一方面，蟾蜍的出走在实质上是对家园本质——即对家园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和精神本质——的无知和背离，他的回归则是对家园本质的认识与重新寻找。另一方面，作品通过讲述那些帮助蟾蜍寻回家园的其他动物的成长经历，进一步加强了对家园理想的表达。

家园是生命的栖息之地。在格雷厄姆看来，自然是生命的必然场所和条件，他把各种动物安置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如河鼠、水獭、蟾蜍生活在河边，黄鼬、老獾、灰兔生活在大森林里，他们各自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给生命的养分和乐趣。河鼠曾经对鼯鼠说：“住在河边，在河里，在河面上，以河为伴。这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姑妈姨母，是我的伙伴，是我的食物和饮料，当然还是我洗洗涮涮的地方。它是我的整个世界，有了它我就别无他求。它所没有的都是不值得拥有的；它所不知道的也都是不值得知道的。”河鼠的话不仅表明了他对自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同，而且反映出他坚守家园的决心。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河鼠对家园的坚守显然是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对家园的位置作出选择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他随后与鼯鼠的对话中更加明晰。当鼯鼠问到远处黑森森的大森林时，河鼠只是简单地回答：“我们并不常去那里，我们是河岸居民。”他没有解释具体原因，但很明显他意识到，与河边迥然不同的大森林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于河边动物，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因而，动物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在自然界的合适的地方建立并坚守自己的家园。而至于大森林过去的大世界（从第九章海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大世界”实际上是人类活动的工业化社会），河鼠则是本能地感受到工业社会对生命的潜在威胁，因而断然拒绝，并且努力把自己的感觉传达给鼯鼠：“野林过去是大世界”，河鼠回答道，“不过那东西已

经无关紧要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我从没去过那里，也永远不会去。如果你稍稍有头脑，你也不会去的。”

由此可见，河鼠对家园的坚守实际上是对自然与自然规律的坚守。他选择了自然，并在自然之中按照自然法则选择和确定自己家园的位置，从而形成了自己对家园和生命的独特体认，并极力将这种体认传达出去，让更多的动物都能坚守自然家园、呵护生命。这正是格雷厄姆在作品中力图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为了突出和强化这种意识的传达，他采用了蟾蜍迷失与回归的故事的反面事例作为警示。

蟾蜍的迷失是他对家园的自然本质无知和背离自然家园的结果。蟾蜍的住所是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位于河湾的老宅，这无疑是一个经过岁月检验适于生活的合适处所，体现着他的种族对家园的自然属性的敏锐意识，而蟾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满心眼里想的却是追新求异、对家园的盲目背离。当他邀请河鼠和鼩鼱与他一起乘坐他的新马车出游遭到拒绝时，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蟾蜍对河鼠说：

“你肯定不会打算一辈子死守着这条单调古板的老河，你总不会一辈子呆在河岸的洞里或者船上吧？我希望带着你们去看世界，见世面，希望把你培养成动物中的一条汉子，老弟！”

“我才不在乎呢！”河鼠还很固执。“我是不会走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就是要死守我的老河，并且住在我的洞里还有船上，跟我从前一样。”

这段对话表现了两种家园的观念的冲突：河鼠对家园的信念与坚守和蟾蜍对家园的盲目否定。蟾蜍对家园的否定态度表明他对家园的自然属性的无知，他对位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家园之于生命的重要价值毫无所知，因而他无法安然享受自然家园的馈赠，而是沉溺于从不断更换交通工具中寻求新奇和刺激。交通工具被用作了他逃避现实家园的象征性手段。如果说他起初不断更换速度越来越快的船只还不足以让他摆脱适于他居住的河边家园、因而被他称之为“傻乎乎的小孩子旅游”、“浪费时间”的话，他称马车为“一项真正能够让人为之终

身奋斗的事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马车可以帮助他离开他的河边家园，进入一个不同于河边家园的世界：“通畅的大道，尘土飞扬的公路，荒野公地，一排排树篱，一道道山丘！营地、村庄、小镇、城市！今天在这儿，明天又到了那儿！旅行，变化，情趣，兴奋！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你的面前，你们的视野随时都在改变！”然而，汽车的发现使他意识到马车还只是穿行于乡村的小路与公路之间的交通工具，还不能完全让他摆脱自然家园，真正使他有可能完全摆脱自然家园而置身于公路和城市之中的是汽车，于是他毅然放弃了马车而选择了被他称为“运动的诗歌”的汽车。他从船只到马车再到汽车的不断更换实际上是他越来越远离自然家园的过程，即从违背自然法则到背离自然、从合适的自然家园到不适合他生活的自然再到不适合生命存在的工业社会的过程。

当蟾蜍背离家园的内在欲念一步步外化为行动时，他的生命也一步步陷入危机之中。如果说他最初驾船冒险终究还没有脱离家园因而只是闹出许多笑话的话，他的马车之行则是生命危机的真正开始：马车刚从乡间小路驶上公路这一象征着他踏入现代工业社会边沿的时刻就被迎面驶来的汽车撞得粉碎，他自己也险些性命不保。而当他放弃马车改换汽车之后，他遭遇了无数次车祸和受伤，生命面临空前危机，并最终身陷监狱，丧失生命自由。蟾蜍被囚禁无疑表明，现代工业社会将使人的生命及生命自由受到禁锢和威胁，这种生命危机产生的根源正在于对自然家园和自然法则的背离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趋近，因而人应该回归自然。尽管身陷囹圄的蟾蜍意识到家园的安全并决定逃回家园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向自然家园的回归，重新赢得了生命的安全与自由。

蟾蜍的回归，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即对自然家园之于生命的价值的肯定。在作者看来，自然家园是生命的圣地，坚守则安全、自由，背离则有危险、被禁锢。作品不仅仅通过蟾蜍的迷失与回归表现了这一观点，而且通过其他动物的成长故事使

之得到强化。如作品的开头，不谙世事的鼯鼠凭着好奇离开了适合自己的生活家园而独自闯进完全陌生的大森林，结果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这次恐怖经历使他热切盼望尽快回到家园，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自然中应始终坚守最适合自己的家园：“他是一个属于耕地和树篱的动物，那些犁过的田地，经常光顾的牧场、傍晚徘徊的小径，以及精心栽培的花园，都与他紧密相连……[他]必须守着这个与自己命运联在一起的舒适地方，这里有足够的乐趣，可以让他一辈子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而一只燕子的成长经历却揭示了另一种家园的守望的方式。他曾经在一年冬天试图留在属于自己夏季家园的北方，结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终于鼓起勇气飞往南方。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家园，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迁移，只有顺应自然法则，才能真正享受家园的温馨和呵护，于是他感言：“我受到过警告，我再也不想违背规律了。”这两个例子都是以恐吓或警告的方式在说服儿童读者顺应自然规律坚守自己的家园，而海鼠的例子则是一种自我觉醒，他凭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而不是从不愉快的经历中得出的教训，悟出自己应该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家园。这样，作者一方面恐吓和警告，一方面劝谕引导，双管齐下，增强了对儿童读者的影响力，同时也使作者强调坚守自然家园的意图更加突出。

在《杨柳清风》中，家园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指向私密生活空间的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指向社会的概念，家园是联通个体与社会的场所和空间，社会成员也是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第一次进入獾先生家时，鼯鼠的头脑中充满了对这个生活空间的美好想象：“这里似乎是凯旋而归的英雄们痛饮欢宴的地方，是疲惫的收获者们围聚桌边欢歌笑语庆丰收的场所，也像是三两个性情淡泊的知己可以悠闲惬意地促膝交谈、自由自在地吃喝享受、无拘无束地吞云吐雾的空间。”显然，社会成员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已经成为鼯鼠想像中的美好家园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朋友们努力让蟾蜍认识到的一点。蟾蜍在经历了生死劫难之后面对河鼠的批评时真诚地表示：“我冒险够多的

了，现在只想去过清静、稳定、受人尊敬的生活：在自家宅子周围溜溜，把它修缮一下，不时搞点园艺美化生活；朋友们来访，弄些饭菜招待；还有一辆轻便马车到乡下走走看看，就像不安分、总想做点儿大事的美好日子里一样。”动物们实际的生活家园也都是开放的，如鼯鼠长期与河鼠分享着生活空间、蟾蜍专门设宴会厅供朋友们欢聚等。

社会成员构成家园的一部分不仅仅只是就物质意义和空间意义而言，而且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个体的家园概念在意识层面上的觉醒和独立有赖于社会成员的认可与肯定。例如，在第五章“美妙家园”中，鼯鼠强烈地感受到了久别的家的召唤，但又不敢向河鼠表明，因为他不知道河鼠是否会认同他的家；等他带着河鼠回到家中，寒酸的景象和拿不出东西招待前来唱圣诞颂歌的小田鼠们的窘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垂头流泪，他的家园意识在自卑中黯淡无光。而正是通过河鼠对这个家的真诚肯定和热情帮助，他重新找回了家的感觉：“火光跳跃，映照在他熟悉而又亲切的家具上，显得柔和温馨，这些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的一部分，如今又笑着欢迎他回来，没有一丝怨意。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明白这一切都是通过机智老练的河鼠默默努力才得到的。”由此可见，社会成员对于家园和家园意识的觉醒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渗入家园意义之中的社会成员之间并不是一种松散的随意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与作为个体的狭义上的家园主人一起形成一个亲密共同体。在《杨柳清风》中，这种亲密的共同体超出了纯粹的友情，它是由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出于怜悯、友谊、责任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社会单元，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和影响，促进共同体的稳定，维持生命延续和家园和谐。例如，河鼠意识到鼯鼠独闯大森林可能遇险时毅然前去帮他脱离危险，老獾们决定帮助蟾蜍改过自新，这都是不只是出于友情，更多地是出于责任和怜悯。当老獾说“我们将会严格担负起看管蟾蜍的责任，决不能再让他

胡闹了”的时候，当河鼠叫嚷着“去救那个令人遗憾的可怜的家伙吧”的时候，他们显然强烈地意识到了那份“因怜悯而促成了使命”。而当老獾、河鼠、鼩鼠帮助蟾蜍夺回被大森林动物占据的蟾堂时，除了友情、责任之外，更多的是出于共同的生存需要，因为大森林动物的入侵已经破坏了河岸动物家园的宁静，威胁到了大家共同的生命安全。可以说，共同体成为家园存续的保证，是个体生命安全的社会凭障。

自由是《杨柳清风》的一个重要而又常常容易被忽视的主题，它作为家园的精神之维贯穿整部作品中，并通过蟾蜍在迷失和回归家园的过程中对自由的追求和认识的变化表现出来。蟾蜍对自由的追求是贯彻作品始终的，但他对自由的认识以及所追求的自由内容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拉斐尔所称的“社会自由”转变到了“选择的自由（即自由意志）”。常规的自由即是没有限制，然而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人们总是在力图排除某些限制来获得做自己要做的或选择要做的事情的自由，所要排除的限制和所要作出的选择无疑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并产生不同价值观的自由理想。社会自由和选择自由作为两种不同的自由形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按照拉斐尔的说法，社会自由追随欲望，选择自由（自由意志）则追随理性。所有受欲望驱使的行动都是被迫的和被决定的，因而不是不自由的；而“真正的自由是自由意志，仅当一个人做正确的事情时，当他被理性、被义务感驱使时，他才能行使这种自由意志”。如果将这一论段延伸到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自由意志所依附的理性行动就不只是被义务感驱使的行动，而且应该包括顺应自然规律的行动，那么可以说，蟾蜍从对社会自由追求到对自由意志的追求的转变，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一种从受欲望支配的行动转变到了自然规律和义务感驱使的行動的转变。

蟾蜍起初追求的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他的欲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好奇心和虚荣心。好奇心是一种外向型的认知倾向，这种

试图向外寻新觅奇的欲望使他不停地寻找逃离家园的方式，作为现代工业产品的汽车成为他满足欲望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束缚他奴役他的欲望的物化代表。汽车使他屡遭车祸，生命失去了安全保障；汽车使他背离本性，从善良的蟾蜍变成“恶煞蟾蜍，马路暴君”；汽车诱使他的好奇心转变为偷车的犯罪行为，最终把他送进了远离自然家园的城市监狱，从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和生命的依托，这种结局与他追求随心所欲的自由的初衷完全悖反。虚荣心则是另一种诱使他陷入生命危机和失去行动自由的欲念，其实质是在想象中自以为优越于人，因而导致实际行动上的我行我素和认知上的偏差，无法认识到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所应承担的义务。这种心理倾向与其他欲念的结合使得蟾蜍在追随欲望的行动中更加自以为是，越走越远，最后不但使自己陷入危机，而且使同伴们都因为他而“落下了坏名声”。越狱是蟾蜍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但这一转折仅仅只是因为他决心返回家园——从城市返回到宜居的自然家园。事实上，当他跳下火车逃进野树林为自己重获“自由”而狂喜时，他的自由观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他只是意识到束缚他的外部力量解除了，似乎又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的行动仍然受制于欲望，他一次次虚荣心的泛起和难以抑制的对汽车的欲望又使得他一次次陷入危机之中。幸运的是，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想方设法逐渐控制住他的欲望，使他开始注意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白了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位置，最终成为了一个理性的、有责任心的绅士。他在庆祝收复家园的晚宴上谦和含蓄的举止赢得了广泛认同，他自己也“感到极为满意”，这显然是他在工业社会与自然家园、欲望与理性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所带来的愉悦，是一种行使自由意志时油然而生的愉悦。

蟾蜍前期追随欲望的自由所导致的生命危机与后期的顺应自然尊重理性的自由所带来的愉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好印证了拉斐尔的一个结论：“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去做正确的事情；自由不是追随欲望，而是追随理性。”这一对比清楚地体现了作品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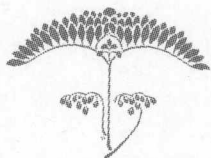
个意图,即劝说读者崇尚理性、承担义务、顺应自然规律、选择理性的自由观,这是家园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柱,也是个体生命安全的内在保证。

由此不难看出,《杨柳清风》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生命家园图景。自然、共同体、自由共同构筑了生命家园,三者相互映照,形成了生命安全的自然屏障、社会屏障和精神屏障,充分表现了作者追求自然、和谐、理性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儿童的关爱。这正是这部小说思想的光辉,而伴随着作品思想光辉穿透漫漫岁月的还有作者倾注在字里行间的殷殷慈父之爱。

这部小说是格雷厄姆最初为自己的残疾儿子而写,他将自己不幸的童年和对天生残疾的儿子阿拉斯泰的爱怜与期盼都融进了这部作品。格雷厄姆1859年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律师家庭。然而父亲嗜酒如命,母亲早死,格雷厄姆兄妹四人只好交由亲戚抚养,他们在位于博克郡的外祖母家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外祖母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但是房子周围靠近泰晤士河的乡村景色给他带来很大的慰藉,并成为《杨柳清风》的主要背景。他在长大之后的志向是上牛津大学,可是经济上的窘困让他20岁就进入英格兰银行工作。正是从这时期开始,他在进行单调枯燥的银行工作之余试着给《圣詹姆斯公报》、《国家观察》等报刊写一些非小说类文章,后来开始尝试短篇小说的创作,并在1893年集结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和短篇小说集《异教徒札记》(Pagan Papers),随后在1895年出版《金色年代》(The Golden Age),1898年出版姊妹篇《梦幻岁月》(Dreams Days)。后两部集子都是关于几个贫穷孤儿的故事,作者将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融入到故事之中,受到广泛好评,格雷厄姆由此挤入英国名作家行列。次年,格雷厄姆与仰慕自己的女作家厄尔斯佩斯结婚,但这被证明是一个不幸的婚姻;而他们唯一的儿子阿莱斯特的出生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被成为“小老鼠”的阿莱斯特天生一只眼睛失

明，另一只眼睛严重斜视，而且性情乖张急躁。格雷厄姆为了弥补自己儿童时期的缺失和遗憾，将无穷的父爱和殷殷期盼倾注到给“小老鼠”讲述的故事之中，当稍大一点的“小老鼠”去海滨度假时，格雷厄姆以写信的方式继续着故事的讲述，形成了《杨柳清风》的雏形。故事中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善良和谐的朋友关系，这无一不透射出慈父对孩子的祝福与期冀。不幸的是，1920年，20岁的“小老鼠”在入读牛津大学的第二年自杀，格雷厄姆只能在孤寂中守护着不变的慈父之爱和祝福，直到1932年在博克郡去世。他的墓志铭写道：“温馨怀念肯尼斯·格雷厄姆——厄尔斯佩斯之夫、阿莱斯特之父，他于1932年7月6日涉河而去，将永恒的祝福留给了童年和文学。”他的墓志铭恰如其分地肯定了格雷厄姆的文学贡献。随着《杨柳清风》广泛持久的传播，格雷厄姆的拳拳爱心早已化作雨露，滋润着世界儿童的心灵和人类精神的原野，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

罗良功 刘东霞



目 录

1

第 一 章	河畔	1
第 二 章	大路	16
第 三 章	野林	30
第 四 章	獾先生	44
第 五 章	美妙家园	58
第 六 章	蟾蜍先生	75
第 七 章	黎明箫手	89
第 八 章	蟾蜍历险	101
第 九 章	天下旅行者	116
第 十 章	蟾蜍历险续	135
第十一章	“泪飞就像倾盆雨”	154
第十二章	尤利西斯归来	172

第一章 河畔

鼯鼠整个早上都在不停地忙碌，给自己的房子来了一个春季大扫除。他先是用扫帚扫，再用抹布抹，后来又拿起毛刷，拎起石灰桶，时而爬上梯子，时而攀上台阶或站在椅子上，忙得不亦乐乎，嗓子眼里都呛进了灰尘，眼睛里也进了灰尘，浑身上下黑亮的软毛被溅落的白灰弄得斑斑点点，直累得腰酸背疼，四肢无力。春天在地面上的空气中、在地面下和他的周围飘荡，甚至渗进了他阴暗简陋的小屋，带来了无限的憧憬和神圣的渴望。于是他猛然把毛刷往地上一扔，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上，就冲出了屋子，口里还连声叫嚷着：“烦！”“啊，该死！”“见鬼去吧，大扫除！”地面上的东西急切地呼唤着他，引领他冲向一条狭小陡直的隧道，这条隧道与那些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动物拥有的砂石车道相通。他不停地挖呀、扒呀、拱呀，前进一段之后又继续拱呀、扒呀、挖呀，小爪子忙个不停，口中也嘟囔个不停：“向上！向上！”终于，“砰”的一声，他的小鼻子拱出了地面，沐浴在阳光之中，他不得不在